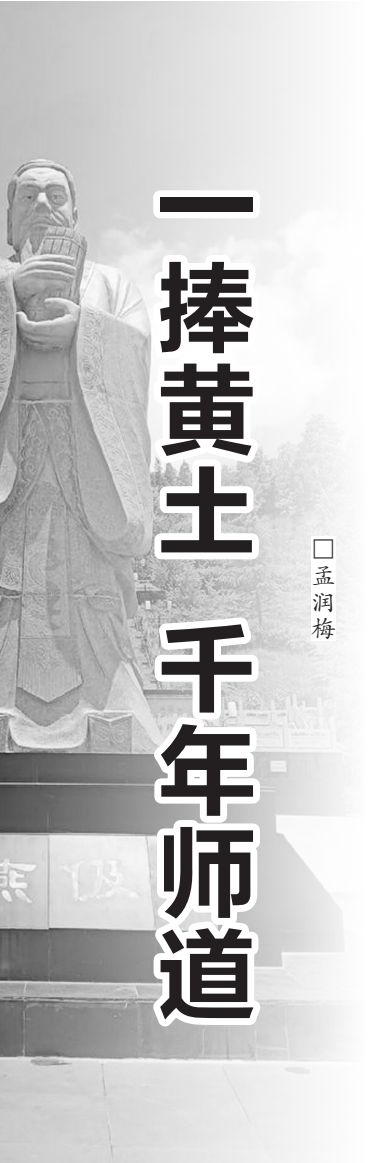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捧黄土千年师道

□孟润梅

若你前往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，定要到西关村，寻访那座静默矗立的黄土台——望鲁台。它无华饰、无宏构，却被后世誉为“中华尊师第一台”，在西秦大地上静静诉说着跨越两千四百余年的尊师文化与儒家风骨。

望鲁台通体由黄土夯筑，没有精巧飞檐，没有林立碑刻，更无香火缭绕。历经千年风雨剥蚀、岁月磨砺，台体依然坚实平整，以最朴素的姿态，承载着厚重的精神。筑台者，是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、秦地儒学传播先驱——燕伋。

燕伋，字子思，春秋时期秦国渔阳（今陕西千阳一带）人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将其列为孔门高徒，《孔子家语·七十二弟子解》亦载其名籍，称其是孔子早期重要弟子，也是秦地最早远赴鲁地求学、归乡弘道的先贤。春秋末期，礼崩乐坏，秦国地处西陲，交通闭塞，路途艰险，与中原文化阻隔。燕伋少年时听闻孔子讲学，心生向往，毅然三赴鲁地求学。千里跋涉，山重水复，单程便需半载有余，他省吃俭用、



登临老君山

□肖健

洛阳栾川的老君山犹如一颗明珠，镶嵌在中原腹地。这座被誉为“天下无双圣境，世界第一仙山”的道教名山，以雄奇山水与千年文脉，吸引无数游人前来登临寻胜。

老君山是秦岭余脉八百里伏牛山的主峰，道教祖师老子曾在此归隐修炼，这里既有层叠叠嶂的自然风光，也有两千多年的人文底蕴。怀着敬畏之心，我们踏上了这场登山悟道、涤荡心灵的旅程。

乘中灵索道上行，满山苍翠葱郁，偶有红花点缀，在云雾中更显灵秀明艳。穿过“景室”圆门，便至中灵广场，“老子骑牛迎客”的雕像巍然矗立，仿佛从千年典籍中走来，将悠悠道韵洒向每一位访客。中天门上的对联“老君山，山君老，山老君不老；玄门道，道门玄，道玄门亦玄”，既藏《道德经》“死而不亡者寿”的智慧，也揭示了“道”的玄远深邃。

既然为悟道而来，登山便不能敷衍。上山之路有三，索道便捷，小路平缓，我们选择了攀登陡峭石阶。自中天门拾级而上，步步费力，游人无论老少，都咬牙坚持。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，额角汗珠晶莹，像鼓足力气的小鹿，脚步一刻不停。抵达救苦殿，她坐在台阶上，露出胜利的笑容，引得游客纷纷称赞。我不由得想起老子所说的“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”，真正的强大，是突破自我、勇于超越。

走过陡峭石阶，迎来平缓木栈道，脚步轻快，我们的心境也随之舒展。抚古树、触山石、沐山风，接天地灵气，纳草木清香。山

风餐露宿，屡遭困顿却从未止步。前后十余年，他追随孔子周游列国，聆听仁礼之道，研习六经要义，将儒家修身、治学、济世的思想深植于心。

学成归乡后，燕伋放弃仕进机会，选择以教书弘道为业。他凿窑洞为学舍，设席授徒，开秦地私学之先河，历时十八年之久。《陕西通志》《千阳县志》均记载其“归而教于乡，启迪后进，教化一方”。他办学不设门槛、不须束脩，不论出身贵贱、家境贫富，凡愿向学者皆可入学，尤重教化乡里寒门子弟，将中原礼乐文化与孔门义理遍传西陲。他布衣蔬食、安贫乐道，以言语为炬，在偏僻之地点亮文化星火。

望鲁台的诞生，藏着燕伋最赤诚的尊师之道。归乡之后，秦鲁相隔千里，燕伋再难亲侍夫子、亲聆教诲，思念之情日笃，便每日清晨整衣肃容，至村外高处，以衣襟兜取黄土，垫于脚下，面向东方曲阜遥望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垫脚之土日积月累，终成一座高台，后人称之为“望鲁台”。明万历《千阳县志》载：“燕伋望鲁台在县西西关，伋从孔子学，归而筑台以望鲁，因名。”清乾隆《千阳县志》亦云：“燕伋望鲁台，土阜巍然，以志思师之义。”这一捧捧黄土，不为半分功利，无一丝矫饰，只是弟子对恩师最纯粹、最绵长的牵挂。

孔子逝世后，年近花甲的燕伋不顾年迈体衰，再度千里奔赴鲁地，为夫子守孝三年，以尽弟子之礼。其一生尊师重道、笃信好学、诲人不倦，将“师”与“道”二字践行到底。唐开元二十七年（739年），燕伋被迫封为渔阳伯；宋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，加封汧源侯；明嘉靖年间，改称先贤燕子，从祀孔庙，历代尊崇不绝。

燕伋始终是一个执着、真诚、守初心的普通人。求学时不慕虚名，只为求道；授徒时不谋私利，只为传学；思师时不事张扬，只为尽心。这份朴素与坚守，恰恰是中华师道最本真的模样。

时至今日，望鲁台依然静立于千阳。黄土无言，却能让每一位到访者心生敬畏。我们常言尊师重道、治学修身，最动人的从不是华丽辞藻与高调宣言，而是如燕伋这般，日复一日行动，守住本心，践行道义。一捧黄土微不足道，日积月累便成高台；一念真心朴素无华，坚守一世便是风骨。

千百年沧桑变幻，世事流转，而真诚、踏实、默默奉献的精神从未褪色。望鲁台这捧黄土，早已超越土台本身，成为中华尊师传统的精神地标。它告诉后人，师道不在高言，而在笃行；风骨不在显赫，而在坚守。

从我记事起，家里的房檐下就摆着几个老旧的木蜂箱，方方正正的，看着不起眼，却是小蜜蜂们酿蜜的作坊，也是为这群小精灵遮风挡雨的家。嗡嗡的蜂鸣声从早到晚在院子里打转，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声响。

最早打理这些蜜蜂的，是我的爷爷。农闲时节，日光温和，爷爷总会搬起那把旧木梯，稳稳靠在房檐上。他轻轻打开蜂箱侧门，点上一束艾草，淡淡的青烟慢慢悠悠飘进蜂箱里，驱散了蜜蜂。他拿起小刷子，细细打扫蜂箱里的卫生。他的动作轻缓又小心，眼神里全是怜惜，像对待自家孩子一般。那些年，爷爷就这么守着几箱蜜蜂，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安安稳稳。

爷爷走后，父亲就接过了养蜂的活儿。每年春风一吹，山花次第开放，蜜蜂便要分笼，这时也是父亲最忙的时候。

碰上下雨天，没法下地种田，父亲就拿来旧木板，量尺寸、刨木板、敲钉子，亲手做新蜂箱，一斧一锤都格外用心，就是为了给分笼的蜜蜂造几个舒适的新家。

遇上大晴天，蜜蜂们性子急，不等父亲张罗，就自顾自分了家。新蜂王带着一大群蜜蜂，呼啦啦飞出老蜂箱，要么落在院外核桃树的枝杈上，要么挤在房檐的椽头上，团成一个黑乎乎的小蜂球。这时父亲一点也不慌，找来竹箴篱，抹上一点蜂蜜，顺着梯子爬上去，把箴篱轻轻扣在蜂团上方，再从底部用手慢慢往上拢，赶着蜜蜂往箴篱里爬。我们在树下扶着梯子，吓得把头埋进衣服里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父亲

却笑着喊：“别怕，蜜蜂通人性，你不惹它，它绝不蜇人！”也就七八分钟，一窝蜜蜂就乖乖进了箴篱，父亲端着它们，小心翼翼放进新蜂箱，这群小家伙便在新家开启了新生活。

每年三四月份，父亲天天围着蜂箱转，收蜂、分笼，一刻不得闲。平日里，他也总是在蜂箱旁转悠，看看蜜蜂进出，查查蜂箱有没有破损，还学着爷爷的样子，定期给蜂箱打扫卫生。端午节前，他会去田埂边割回一大捆新鲜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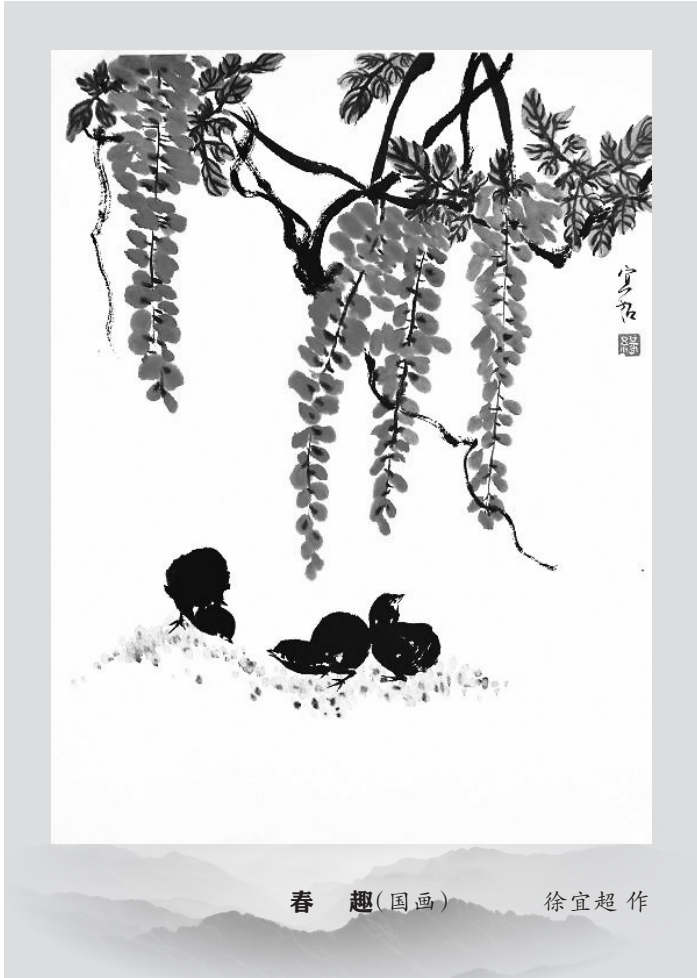


□魏慧勇

草，摊在太阳下晒干，再绑成一小捆一小捆的，仔细收起来，留着来年收蜂、割蜜的时候熏蜂用。

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，家里的蜜蜂从我小时候的几箱，慢慢繁衍到如今的近二十箱。一年四季，院子里都有蜜蜂飞来飞去的身影，嗡嗡的声响不绝于耳，成了家里最动人的乐曲。来串门的乡亲见了满院的蜂箱，都忍不住夸父亲养蜂有一手，说：“蜂旺家门旺，蜂顺家道顺。”父亲听了，只是憨厚地笑，眼里是藏不住的欢喜。

家里割蜜，向来只选农历十月初一这一天。每到这天，父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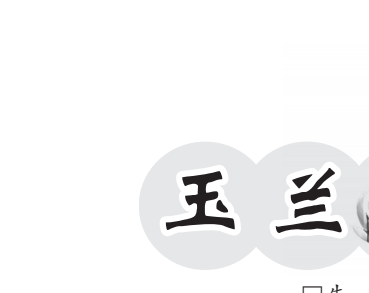
天不亮就起床，父亲找出艾草，母亲准备好不锈钢盆和割蜂巢的薄刀。父亲架好梯子，爬上房檐，先打开蜂箱门，用艾草烟轻轻熏走蜂巢上的蜜蜂，再握住刀片，一点一点慢慢割下蜂巢，稳稳放进母亲端来的盆里。割下来的蜂巢个饱满，每一个孔眼里都灌满了蜂蜜，棕黄透亮，晶莹润泽，甜丝丝的蜜汁顺着蜂巢往下淌，看着就让人垂涎。随手掰一块放进嘴里，清甜的滋味瞬间漫开，从舌尖一直甜到心底。那些被熏走的蜜



蜂，围着蜂箱来回飞，却从不蜇人，反倒越飞越快，像是在庆祝丰收。

父亲割蜜从不贪多，每次都特意在蜂箱里留下两片蜂巢，给蜜蜂当口粮。他总跟我们说：“做事不能做绝，割蜜要给蜜蜂留活路。做人更是这个理，凡事留余地，才是长久之道。”要是哪箱蜂蜜酿得不够饱满，父亲便轻轻合上蜂箱门，绝不勉强，等蜜蜂把蜜酿足了再割。

割下蜂巢，取蜜又是一番细致活。母亲在大锅里添上水，烧得滚烫，父亲把装满蜂巢的盆放进锅里隔水加热，不消片刻，蜂蜜



□朱鹰

学校门口有一棵玉兰树，春意渐浓，它却一朵花也没开，我便不大喜欢它。

枝干虬曲，树皮皴裂，去年九月我来校任教时，这棵玉兰树就立在学校门口。校园里花木繁茂，色彩鲜明，唯有它一副老态，与热闹烂漫的校园格格不入。

立夏之后，阳光渐盛，春日繁花次第凋零。桃花早已落尽，海棠绿肥红殒，热闹的各类花木们渐渐归于平静。就在人们快要淡忘这棵玉兰树时，一日清晨，我踏入校门，忽然眼前一亮——玉兰花开了！

硕大洁白的花朵亭亭立在枝头，素洁如玉，淡雅若雪。花瓣莹白厚实，不骄不媚，落落大方，在温热的夏风中静静盛放。它不喧嚣，不张扬，一阵风吹过，整个校园都变得芬芳馥郁。它没有桃李的娇艳明媚，没有月季的热烈繁盛，却以一身清雅风骨，

便从巢孔里缓缓流出，铺满盆底。父亲守在灶台边，目不转睛地盯着，等蜂蜜流尽，再用筷子夹起空蜂巢，装进母亲提前缝好的纱布袋里。

取完蜂蜜，熬蜂蜡更是父亲的拿手绝活，用的是爷爷传下来的老法子。他把装着空蜂巢的纱布袋放进热水里，用锅铲反复翻压，金黄的蜂蜡缓缓浮起。母亲拿起木瓢，用瓢底轻轻蘸取蜂蜡，再迅速放进冷水中，一张水瓢形状的蜂蜡片便完整脱落。待蜂蜡被全部熬出，父亲倒掉锅里的水，再将蜂蜡片放进热锅里融化，冷却后一块完整的蜂蜡就成型了。

割完蜂巢，取完蜂蜜，熬完蜂蜡，一天的活计才算结束。这时，母亲总会冲好一杯杯温热的蜂蜜水，一家人端着杯子咕咚咕咚喝下去，一天的劳累全都散了，心里是满满的甜意。

如今，新式养蜂早已成了主流，养蜂人拉着蜂箱追着花期跑，用着新式蜂箱、先进的摇蜜机，省时又省力。可父亲依旧守着祖辈的老法子，养着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，不追花，不赶季，让蜜蜂自己采撷山间百花，纯手工割蜜，古法取蜜，酿出的百花蜜是实打实的纯天然佳品，藏着山野的清香，更藏着岁月的醇厚。

细细想来，蜂如人，养蜂亦如做人。我们家几代人守着几箱蜜蜂，守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，用勤勤恳恳的劳动换来了甜蜜的日子，也懂得了待人要真诚，做人要本分，做事留余地。

庭院里，蜂鸣依旧，蜜香缕缕。那醇厚的蜂蜜，甜了岁月，暖了时光。



□朱鹰

卓然独立，自成风景。

世间本就是一座百花园，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，或早或晚，都能成为自己世界里的主角。那些看似木讷的生命，并非资质平庸，而是在默默扎根，静守初心，等待属于自己的时节。就像校园里天真烂漫的孩子，有人敏于文，有人长于艺，成长本就有快有慢，天性本就各不相同。

玉兰树下奔跑欢笑的孩子，纯如玉、洁如兰，正是需要用心浇灌、静待花开的幼苗。想起从前以刻板眼光看待这棵玉兰树，也急于评判孩子的自己，我心中不免生出愧疚。

玉兰朴素静默，初心如磐，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安然绽放。人亦如此，不必焦虑于一时的落后，不必羡慕他人的盛放，守住本心，积蓄力量，终会在恰当的时节，开出属于自己的耀眼的花。



写在扉页的信

□陈泽闻

以后山高水远，各自珍重。”

“妈妈，这本书我看不懂，等我长大了再看。”

“给建国——你说你喜欢海子的诗。一九九八年四月。”

建国，一九九八年。那一年我六岁。我猜，建国应该是个年轻人，头发大概有点长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那年春天，他收到了带着真挚心意的诗集。

渐渐地，我的家里堆了几

这条街上的店铺换了三轮，只有老陈的旧书店还开着。

说是书店，其实更像一间收容所。泛黄的书从地面一直码到天花板，只留一条窄窄的过道。老陈坐在门口的藤椅上，戴一副老花镜，手里永远捧着一本书。有人进来，他抬一下头，目光从镜片上方探出来，又缩回去，继续看他的书。

我每周三下午来。不是来买书，是来找一个地方待着。公司里永远有开不完的会，家里永远有做不完的家务。只有在这里，时间像被按了慢放键。灰坐在阳光里缓缓飘着，老陈翻书的声音很轻很慢，像在抚摸书页。

有一天，我翻到一本诗集。扉页上有一行钢笔字：“一九九七年七月，送给小婉。愿你永远不读完这本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坐在一起读它。”

我合上书。一九九七年，二十多年前了。这个写字的人后来怎么样了？小婉是谁？她读完这本书了吗？他们还坐在一起吗？

我把书买了下来。老陈看了看扉页，没有说什么，收了十块钱。

后来再去，我开始有意识地找那些带题字的书。它们散落在各个书架的角落里，像被遗忘的漂流瓶。扉页上的字迹各不相同，有的工整，有的潦草，蓝色墨水褪成了灰色，黑色墨水还十分清晰。

“毕业了，这本书送你。

十本这样的旧书。妻子问我要这些做什么，我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我只是觉得，这些书不仅是书，还是一封封信。它们从某个人手，到另一个人手里，后又流落到这间旧书店，最终在我家里落户。如今，这些带着爱意、期待、重真的信件，被我拆开了。

有一天，我翻到一本手抄的诗集。钢笔字，一笔一画都很认真。抄的是北岛的诗，《回答》《一切》《走吧》。在最后一页上，抄诗人写了一行字：“抄完了。忽然觉得，诗是不该抄的。抄下来，诗仿佛就死了。”

下面没有署名，也没有日期。我拿着手抄本去问老陈。他想了想，说记不清了，可能是一个搬走了的人留下的。“这种手抄的东西最多，”他摘下眼镜擦了擦，继续说，“早些年打印机少，年轻人都抄诗，抄了一本又一本，不觉疲惫。”他把眼镜戴回去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这字写得真好。”

那个下午，我坐在书店的台阶上，把那本手抄的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有些诗句被画了线，有些字词旁边打着小小的三角标记。我读着那些诗，忽然觉得，这个抄诗人就坐在我旁边。我们在同一页纸上停住目光，在同一行句子前屏住呼吸。

许多年前，一个人对着灯光，把喜欢的句子一个字一个字搬到纸上。许多年后，另一个人翻开了这个本子，和那些句子相遇。

我最后一次去那间旧书

店，是去年秋天。老陈的藤椅空了，门上贴着一张纸条：“因拆迁，本店将于月底关闭。”

我进去，老陈正在打包，书架已经空了大半。我问他搬到哪里去，他说不开了，儿子让他回老家。

临走时，他叫住我，从藤椅底下摸出一本书。

“这个送你。”

是一本很旧的《诗经》。封面已经没有了，书脊处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道。我翻开，扉页只剩小半张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：陈建国。

我抬头看他。

“七岁那年，我爸给我买的。”他说，“我看了几十年，现在用不着了。你拿去吧。”

走出书店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把书揣在怀里，走了很远，忽然停下来，翻到最后一页。

那一页没有印字，但上面有人写了一行铅笔字，很淡，要对着光才能看清。

“诗是不该抄的。抄下来，就死了。可是不抄，我又怕忘了。”

下面还有一行字，字迹更淡。“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一日。春天来了。”

老陈的字，三十四年前的字。风从街口灌进来。那些散落在各处的旧书，那些写在扉页饱含深情的话，大概不会断绝。那个抄诗的青年，后来开了一间旧书店，把所有的句子都收留下来，等待陌生人翻开，如同打开一封时光之信。船走了，渡口还在。